

火车开向远方

喜欢坐火车，靠窗，看外面的世界，看远方的世界。

总觉得远方的世界发生过、或正在发生许多故事，新鲜、神秘；总觉得远方有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陌生、亲切……令人向往。

父亲是铁路工人，一辈子修铁路。我和妻子也曾经是铁路建设者，家人、友人坐着火车，无数次奔驰在我们参与修建的铁路上……

这是我喜欢坐火车的原因吗？似乎是，又全是。

父亲去世前一年，和母亲带着我们儿、孙一大家子，从安徽合肥回到故乡。故乡在河南省武陟县一个叫御坝的小村庄，紧邻黄河，与郑州邙山隔河相望。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亲和村里二三十个后生，厮跟着参加招工成了铁路工人。到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得不行，好多后生又跑回村里，黄土地养人，好歹有口吃的。父亲成为村里唯一留在铁路上的人。

回老家和走出去，成为两条人生道路。

快过年啦，地里没啥“活”。从铁路又跑回村里的“老敏叔”来看父亲。“老敏叔”年近60，瘦小，眼睛黑亮，站在门口拍打有些肥大的棉袄、棉裤，尘土竟有些呛人。老哥俩问起“干啥呢？”，敏叔答“种地嘛”，又问“孩们干啥呢？”敏叔又答“种地嘛”。我们兄妹三人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合肥、马鞍山等城市，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围在火炉边，烤着“长生”（老家人对花生的称呼），听老哥俩聊家庭、生活和社会的变故。父亲眯着眼，扳指数数起三十多年来，走过的晋、蒙、滇、贵、川、湘、鄂、鲁、皖等很多地方，修过的好多条铁路，敏叔的生活半径，则基本在以村为中心的一百公里范围内。

下雪了。

隔窗看“老敏叔”窝着身子跟父亲告别，走几步又返身，停下摆摆手，嘴巴动动又扭头，瘦小身影隐没在雪夜的村庄。

我忽然有些庆幸，父亲没有回到村庄。为什么？说不清。

现在明白，一个人能走多远，你的世界就有多大。

只要树根不曾枯死

韩桂秀

儿时，家里种有牡丹花，嫁接了两三种颜色，开出的花，很是美丽。一年冬天格外寒冷，牡丹花被冻伤，枝条无力地向下耷拉着，很是害怕，怕等不到它开花了。母亲拨开被枯枝落叶覆盖的花杆根部，用指甲刮开表皮，见到露出的绿色花根，她说：“只要根没枯死，春天到了它就会活过来。”

果真，来年春天，牡丹花又冒出了新芽。

树木尚且如此，生活又何尝不是呢？刚进单位那年，结识位女同事，她的气质恬静淡雅，待人真诚，且才华横溢，写得一手好文章。原以为她出自书香门第，有美满的家庭、深爱她的丈夫。因为有爱，才滋养出她的美丽与优秀。熟悉她之后，才知道她的童年，因为家人重男轻女，历经磨难，差点被剥夺读书的权力。婚后，遇人不淑，勇敢走出围城后，一人独自抚养女儿。生活虽给予她磨难，甚至狠狠将她打入谷底，但她却从未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她坚韧、勇敢，用手中的笔，换来稳定的工作、丰厚的稿酬。脸上，亦时刻挂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她，就是不曾枯死的树根啊！

回想自己，进入单位已经八年，为了工作更加出彩，曾在深夜醒来，写作到凌晨，只为抓住脑海中那一闪而过的灵感；曾在炎夏，冒着酷暑，蹲在施工现场抓拍工人特写；曾在异国他乡，为临建忙碌着，哪怕累出突发带状疱疹，也未曾丢下手头的工作。在一路奋进、拼搏的过程中，偶尔，难免会遇到困难、挫折，在迷茫、徘徊之时，只要想起儿时的那棵牡丹花，还有那个坚强的女同事，心中就会充满无穷力量。

《态度创造快乐》文章中，那位穿着破旧，身体虚弱，却精神饱满、祥和的老太太说：“耶稣在星期五被钉在十字架时，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一天，可三天后就是复活节，所以在我遇到不幸时，就会等待三天，一切就恢复正常了。”

所以，只要树根不曾枯死，心中还有希望，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2002年，我所在单位中铁四局，参加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建设。几年里，我曾七上青藏高原，去采访、调研、看望奋战在“生命禁区”的弟兄们。

在昆仑山旁重点工程雪水河大桥工地，认识了女工程师马晓蓉，和她丈夫——经理部工程部长钱国华。据说，他俩是青藏铁路工地数万建设大军中唯一的一对夫妻。

因夫妻俩先后上了青藏，女儿便放在安徽青阳奶奶家，当时，孩子才7个月大。

高寒缺氧、戈壁风沙、头晕恶心、胸闷气喘，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强烈的高原反应都能忍受，难以忍受的是对女儿的思念。工地不通话、不通邮，思念难抑时，马晓蓉就利用休息时间搭车到格尔木，给婆婆打电话，倾听、感受女儿的点滴情况。

雪水河大桥一天天“长”高，女儿一天天长大。半年后，她又一次给家里打电话，话筒里不经意间传来女儿呢喃的童音：“妈——妈。”那一刻马晓蓉紧紧咬着嘴唇，说不出话来。我在马的办公桌上见过她女儿“钱仪佳”，那是一个眨着明亮眼睛，鼓着小喇叭花一样娇嫩嘴唇的小妮子，好像时时在等待爸爸妈妈回家。

中央电视台《走进西部》摄制组来到这里，著名主持人、记者焦建成问：“青藏铁路条件很艰苦，作为一个母亲，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在雪水河边，马轻轻说：“作为母亲，在青藏铁路一线工地上可能就我一个；但作为父亲，却有成千上万个，他们也想家、想妻子、想孩子。我们都是同样的。他们能上青藏，我也能上。”

雪水河大桥工期逼人，作为工程部长的钱国华在工地一盯就是十几个小时。常常是马晓蓉起床要上班了，丈夫两眼血丝回来倒头便睡，她笑说“我家被子都不用叠”。

焦建成问他：“作为父亲，你对女儿的感情是不是更深一些？”钱国华，这个在工地叱咤风云的粗糙汉子，嘴唇颤抖着，眼泪“哗”一下流出来。后来，马晓蓉告诉我，这是她第一次看见丈夫流泪。

片刻，焦又问：“孩子这么小，父母就不在身

边，对她成长会有影响吗？”。“是的。”一直微笑着的马晓蓉，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等女儿长大了，我要告诉她，你也为青藏铁路做出了贡献。”

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通车10多年了，好多事渐渐模糊，这一家人的故事总也忘不掉。青藏高原远在天边。

我知道，一个人能走多远，就能经历多少生命中的精彩。

侄子小波是离开家乡最远的人之一。

远隔万水千山。

13年前，他放下难以承载青春梦想的近百亩承包田，作别无垠麦浪，坐两三天火车，毅然入职满洲里一家央企，在蒙古国东方省一个叫“乌兰”的特大型矿山，干了8年。那里草原丰茂，地广人稀，开车个把钟头，偶尔能碰见一个牧民打马而过，或风吹草低时见牛羊。

艰苦和梦想，磨炼了他。

他从连电脑键盘都摸不清到成为单位“一支笔”；从只会跟“土坷垃”打交道到成为办公室主任；从粗知法务的大专生到矿业、党务广泛涉猎的多面手。总经理感叹：“小波是‘死磕’出来的！”

竞争，创造出无限可能。

进京、入川，从首都央企二级公司机关干部，到成都子公司负责人，小波一路前行没有止步。

前不久，我到成都出差，小波陪我走在灯光璀璨、烟火浓郁的市井街巷，说“在老家种地时，做梦也想不到会在北京安家。”

又说，一个种地时的小伙伴，本来说好到黑龙江伊春一家特大型钼矿工作，可舍不得“老婆孩子热炕头”，临走退缩了。我想起60多年前的“老敏叔”。

一个人能走多远，你的路就有多长。

火车开向远方，有的人中途下车，有的人继续前行。但，人生的列车永远不会为谁停下。

为什么喜欢坐火车去远方？因为，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能听到不一样的声音；因为，不知道远方会有什么。

远方，多么美丽！

王保良

鲁颖

风吹过

六月向来是风雨的摇篮
一道道闪电将故乡的新厦撕裂
罅隙里可以瞥见逝去的光阴
孤独摇曳的屋檐，和年幼的父亲
在祖母的臂弯中无比安宁
门前的壕沟蜿蜒逶迤
多年以前，门口的梨树正在开花
我站在树下等您回家
风一吹快乐就摔到地上绽放
雨水不曾打湿我的衣角
却融合云朵，浸染了您点点白发
多年以后，故乡的田野上住满了亲人
见面时，我在坟堆前点起火把
风再吹过时候我就成了父亲
坚毅的脸庞像您年轻时一样
父亲成为了一种符号
再次被提起的时候
故乡风雨交加

鹧鸪天 油菜花

许谦

雾绕层林眼迷茫，云纱叠嶂豁开朗。
百花齐放春寒月，十里田乡夏暖阳。
苗翠叶，菜金黄，山川次第溢馨香。
瘦朵朵朵迎风展，肥绿油油润雨芳。

故乡

王超

“夏天的冰汽水，喝一口真是爽！”十岁那年，智哥举过手中的玻璃瓶，阳光透过气泡，洒下一地灿烂。
我的老家在重庆，炎热的夏季，最喜欢在放学时，冲进村头的小卖部，买一瓶冰汽水。迫不及待地打开瓶子，将吸管放进去，一脸享受，慢慢吮吸。直到夕阳在云端画上橘色，天空随之变暗，星子从云海里一颗接着一颗拱出来，洒下一片璀璨的星光。我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小卖部老板的儿子智哥，慢慢向家中走去。

村里的夜晚没有路灯，月亮爬累了，就落在树梢上休息。偶尔，智哥会到家中来找我，一起坐在院子里纳凉，抬头望月间，他对我说：“长大后，我想到大山外去看看，城里的月亮，是不是与家乡一样美？”

可还未等到智哥走出大山，一场意外残忍地带走了他。休假回家，在路上采集一束野雏菊，轻轻地放到智哥的墓碑前，告诉他：“城里的月光虽然很亮很美，但终归不如当年，我们头顶的那轮圆月。”

智哥，我想他是幸福的，他一直守候在深爱的家人身边。曾经问过父亲什么叫故乡，父亲告诉我：“祖祖辈辈安葬的地方，就叫故乡。”

铺架魂(诗二首)

赵元坤

壹
粗糙双手撑起高耸桥梁
汗浸衣袖印出轨道方向
他们奋斗在祖国的地头山间
用长长的铁轨与国之重器
绘制着铺架人的浪漫画卷
列车匆匆、人心切切
铺架先锋们筑就的
是连接梦想的路

贰
双脚踏遍整齐划一的枕木
双眸见证拔地而起的桥梁
他们曾把青春与热血
挥洒在深爱的土地上
他们曾将列车窗外的风景
视作最高的荣耀
流光一瞬，华表千年
数十载后再回首
那时的歌声仍萦绕耳畔
那日的笑容仍浮在脸庞



记忆中的槐花香

张志新

儿时，在江西吉安老家生活。空气湿润，土质松软，乡亲们便在路边、小山上，或者自家的空地里种上各种各样的树，槐、桂、桃、李、杏……

老屋后面便种有几棵槐树，许是有些年头了，非常粗壮，张开双臂刚好拥抱它。

生长于乡间野岭的槐树，经过春风吹拂，一夜花开。如一群明眸皓齿的乡村女子，穿着蓝底白花的衣衫，不染一丝纤尘，带着乡野清新的气息，携着一缕缕槐香，盈盈笑着，用一种洁净素雅的美，征服着我们的视觉、味觉和灵魂。

含苞未放的槐花，似一个个串起的小灯笼，青翠绿或暗红色，乳白色的花苞，仿佛美人开口一笑时，露出得那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开放的槐花雪白莹润，那一片向上翘起的花瓣，若振翅欲飞的蝴蝶，使一朵花有了动感。一朵朵、一串串、一簇簇，掩映在一片片翠绿之中，美不胜收，幽香阵阵。槐花的香，略带着些甜润的气息，似

少女的体香，令人心醉神迷。微风轻荡，缕缕清香氤氲开来，弥漫着、流溢着，醉了故乡、醉了季节，也醉了我的心房。

树间，成群的蜜蜂飞来飞去，嗡嗡地唱着歌，采摘花蜜，它们忙并快乐着；树下，三五成群的孩子，手里举着带钩的竹竿，几张小脸仰起来，小心地钩取槐花。胆大的孩子，则直接爬到树上，将雪白的槐花一串串地捋下来，大把大把地塞进嘴里，清香甜润。待到大家吃了个够，便使劲地摇动枝干，漫天飞花，像天上落下奇异的雪。

而今，槐树长得愈加粗壮，只是儿孙们接二连三地远离家乡，在一座又一座城安家落户，逢年过节，好不容易回去一次，也甚是遗憾，错过了花期。

可是槐花那份清雅素朴、不染尘埃的静美，永远不会忘怀。

不管走到哪里，亦心系槐花，心系故乡。